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8.11.007

陈奉林：“从东方外交史的角度看马六甲王国沦陷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1期，第70-80页。

CHEN Fenglin, “On the Impact of the Malacca Sultanate’s Annihil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Oriental Diplomatic History”, *Pacific Journal*, Vol. 26, No. 11, 2018, pp.70-80.

从东方外交史的角度看马六甲 王国沦陷的影响

陈奉林¹

(1.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摘要：东南亚文明古国马六甲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商业发达，东西方文明汇集，成为东南亚著名的国际商港，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交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周边国家中，马六甲王国与中国明朝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与外交关系。中国华侨华人对马六甲早期开发做出了贡献。16世纪初，马六甲王国因受到葡萄牙殖民主义入侵而沦为殖民地。在大航海时代，欧洲国家建立的海洋贸易扩张体制与中国王朝建立的朝贡贸易体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各自对东方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从外交史的角度看，马六甲王国的沦陷可视为东方近代外交史的开端。

关键词：东方外交史；近代；马六甲；沦陷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8)11-0070-11

在中国众多的周边国家当中，处于马来半岛南端的马六甲王国（约1402—1511年）与中国有着传统的国家关系。马六甲王国是东南亚马来半岛上的文明古国，为马来语“Mallacca”的译音，在中国古籍中有满刺加、麻六甲、麻喇甲、马六呷等不同称呼，与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密切，也是中国重要的朝贡贸易国，其建立者据说是出生于巨港的苏门答腊贵族拜里迷苏刺。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各国及欧洲商船都来马六甲进行贸易交流。马六甲王国在极盛时期影响一时，控制马六甲海峡，成为东南亚的著名国际商港，是东西方多种文化的汇集之所。无论

以历史的角度，还是以现实政治、经济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马六甲的地缘政治态势，都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不断引起探索者浓厚的兴趣。以今天国家周边安全的视角看待历史上马六甲王国沦陷的影响，可以收到温故知新的效果。

我国具有重视与周边国家交往交流的传统，留下丰富的历史材料。史籍文献《元史》、《明史》、《星槎胜览》、《郑和航海图》、《西洋朝贡典录》等都对马六甲王国的基本情况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有一定的记载，这些记载成为研究东南亚历史的珍贵史料。由于位置特殊，处于

收稿日期：2018-06-01；修订日期：2018-07-22。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方国家整体崛起趋势下的外交史研究”（18BSS04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奉林（1962—），男，辽宁朝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日本史、东亚史和东方外交史。

东西方往来的交汇处,马六甲成为东南亚重要的交通与贸易中心,与欧亚国家有长期的经济、文化关系。1511年马六甲苏丹王国被来到东方的葡萄牙殖民者灭亡。这一事件不仅成为东南亚历史进程中的大事,也是东方历史进程中的大事,有人把它看作是近代史的起始。^① 如果以更为广阔的视角来观察,无论马六甲王国沦陷对东南亚历史的影响,还是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都可以视为东方近代外交史的开端。

一、历史上的马六甲王国

自唐宋以后,随着中国对外活动的扩大与联系增多,亚欧许多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商业贸易联系与国家关系。马六甲王国作为东南亚马来半岛上的苏丹国家与我国关系密切,已经进入我国史籍的记载当中。15世纪马六甲因地理之便,成为发达的东方商业贸易中心,与我国明朝有政治、经济上的联系,成为郑和七下西洋的必经之地。明朝永乐帝时期(1403—1424年)实行积极的对外政策,不断地对外派遣使者,招徕商客,扩大了与南洋和西洋各国的交流,也使明朝在东南亚的国际影响空前提高。《明史·满刺加传》记载:“永乐元年十月遣中官尹庆使其地,赐以织金文绮、销金账幔诸物。……其酋拜里迷苏刺大喜,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三年九月至京师。帝嘉之,封为满刺加国王,……五年九月遣使入贡。明年,郑和使其国,旋入贡。九年,其王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②这段史料表明中国与马六甲王国官方往来的情况,这种往来对于任何一方都是重要的。有材料表明,1403—1481年中国明朝7次派遣使者访问马六甲,1403—1580年马六甲多次遣使访问中国。其中,有三位马六甲国王曾5次访问中国。^③

从《明史》的记载来看,中国明朝与马六甲王国的关系十分密切,双方往来不断。宣德六年(1431年),马六甲王国受到暹罗的军事威胁,明朝得到来使报告,曾敕谕暹罗“毋违朝命”。^④ 由此可见,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是发挥了

大国作用的。在中国史籍《明史》记载当中,经常使用“朝贡”这一概念,但不管怎么说,马六甲王国作为中国明朝在东南亚的一个重要交往国家说明双方存在经济、政治与外交上的官方联系,在其建国与发展过程中中国发挥了作用。不论以中国传统的眼光看待南洋,还是以南洋的观点看待中国,马六甲都是一个遥远的国度,但是彼此通过浩瀚的海洋进行文明的交流与构建,这种国家间交流活动本身就是双方关系的维系与进步。在葡萄牙人侵略马六甲王国之前,马六甲王国与中国的交流交往是始终存在的。通过与明朝的朝贡贸易以及与华商的走私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南海商品进入马六甲市场。^⑤ 双方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西洋朝贡典录》中记载,马六甲王国“其朝贡不绝”。^⑥ 在明朝永乐时期,马六甲王国与中国保持了密切的友好关系,“其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在与马六甲王国的关系中,中国对马六甲王国的影响是很大的。明人费信在《星槎胜览》中记载:“永乐七年,郑和等捧诏勅赐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为满加刺国,暹罗始不敢扰。十三年,酋长感慕圣恩,挈妻子涉海入朝,贡方物,赏劳之,使归国。”^⑦这段文字清楚地表达了双方关系的密切以及中国对其影响,中国发挥了保护者的作用。永乐时期基本上遵循了明太祖朱元璋确定的把南洋浣泥、三佛齐、百花国、爪哇国、苏门答腊、安南国、真腊等作为不征之国的政策,保持了帝国周边的稳定。进入明朝宣德、正统时期,以至出现马六甲王国“屡

① 金国平、吴志良:“1511年满刺加沦陷对中华帝国的冲击——兼论中国近代史的起始”,《学术研究》,2000年第7期,第73—80页。

② 《明史·满刺加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③ 《东南亚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第30页。

④ 同②。

⑤ 李孝悌、陈学然主编:《海客瀛洲——传统中国沿海城市与近代东亚海上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90页。

⑥ 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1页。

⑦ 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1页。

遣使来贡”的情况。贡使带来的贡品种类繁多,基本上都是南洋的地方特产和来自国外的一些商品,包括犀角、象牙、玳瑁、鹦鹉、黑猿、白鹿、西洋布、沉香、丁香、乌木、苏木等等。^①马六甲王国对中国的朝贡每三年一次,贸易与外交同时进行。从国家间的经济交流的角度看,这些名目繁多的商品促进了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对任何一方都异常重要的政治经济活动正是双方深入交往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市场与国外市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商人也通过这种交流走向南洋诸国,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货币化发展过程。

长期以来,中国与马六甲王国保持的和平稳定的关系,也使其成长为东南亚繁荣的国际贸易中心。马六甲王国因从事东西方贸易而繁荣,成为当时东南亚名副其实的国际化的大都市。据16世纪葡萄牙第一位来中国的使者多默·皮列士在《东方志》中记载,马六甲城贸易兴盛,商客云集,有来自开罗、麦加、亚丁的摩尔人,阿比西尼亚人,忽鲁模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土库曼人,古吉拉特人,锡兰人,孟加拉人,中国人,琉球人,吕宋人等等。^②必须指出,在开发开拓东南亚的过程中,华侨与华人的作用是巨大的,为马六甲的早期发展做出了贡献。就马六甲在东西方交通枢纽及其商业地位而言,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座国际性的商业化大都市,东南亚的一个重要的文明中心。由于交通便利,管理有序,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仅开罗人、亚丁人和麦加人带来的商品就有武器、染料、毛料、珊瑚、铜、水银、朱砂、钉子、银、玻璃、葡萄干、茜草、靛青、鸦片等。^③多默·皮列士在《东方志》中还特别提到马六甲王国的富裕情况,写道:“确实,这个地区比印度的世界更富庶,更有价值——这里最小的商品是金子,它价值最低,在马六甲他们认为它是商品。任何主宰马六甲的人就能控制威尼斯的咽喉,而从马六甲到中国,从中国到摩鹿加,从摩鹿加到爪哇,从爪哇到马六甲[和]苏门答腊,[都]在我们的努力范围内。”^④

东南亚在东亚经济圈以及东西方交流中的

重要地位不容置疑。多默·皮列士在《东方志》记载,从中国驶往马六甲港的商船载有大量的生丝、明矾、硝石、硫磺、铜、铁、大黄、瓷器和盐等物品,仅盐船就有1500艘。^⑤像这样汇集众多商船的巨大港口极为少见。马六甲是联系东亚贸易圈与印度洋贸易圈的中心,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华商充当了主要角色。广泛存在于东亚国家间的朝贡贸易关系经久不衰,成为东亚历史上的独特景象。朝贡贸易关系的实质就是官方主导下的国家贸易关系,目的在于满足宫廷贵族消费,既是政治活动又是经济贸易活动。据史籍记载,占城国“曾贡方物”,“又进贡,有诏赐钱二千六百缗,其慕化抑可嘉也。”^⑥他们来华从事朝贡贸易并非一定是认同中国的天朝上国地位,从中国得到回赠与交流上的更多好处才是真正的需求,或者说是促进朝贡贸易最为持久的动力,这也是双方皆大欢喜、各取所需的事情。我们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联系的力量远远大于文化联系的力量,如果离开了双方政治和经济的实际需求,就无法理解双方所做出的一切,更无法理解传统的东亚古老的国际秩序。这是理解东方历史的关键,也是理解东亚国际秩序的关键。

根据大量的历史材料可以确断,西太平洋地区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市场。成书于明代的《西洋朝贡典录》显示,郑和下西洋后中西商道大开,出现20余个国家竞相与中国进行贸易交流的情况。在这个时期,中国明朝在东南亚的影响达到了最高峰。有材料显示,中国派出和迎来众多的外交使团,包括派往占城国的14个,回访的18个;派往柬埔寨的3个,回访的7个;派往暹罗的11个,回访的21个;派往爪哇

① 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1页。

② [葡]多默·皮列士著,何高济译:《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③ 同②,第210页。

④ 同②,第220页。

⑤ 同②,第100-101页。

⑥ 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7页。

国的9个,回访的7个;派往浣泥国的3个,回访的9个;派往马六甲的11个,回访的12个;派往苏门答腊的9个,回访的11个。^①在政治、经济方面,中国拥有强大优势,对东南亚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三佛齐国“其交易用中国铜钱”、“其交易用中国历代钱及布帛”。^②明代中外交易的商品种类大体涉及金银、器皿、犀角、象牙、宝石、胡椒、白绢、薰衣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线香、纸扇等,例如琉球对明朝的朝贡贸易就有象牙、檀香、束香、胡椒、丁香、乳香等南方物产。弘治十七年(1504年),琉球与明朝朝贡贸易仅苏木就有15000斤,锡1500斤,胡椒3000斤。^③琉球是中国周边国家中的关系密切者,贡期为二年一贡,贡船可随员100~150人。^④以中国对东亚、东南亚诸国的影响来看,明朝已经构筑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贸易圈,建立起东亚世界体系。从长期的观点来看,经济贸易交流是联系东方各国的有力纽带与持久动力,离开了人类所需求的物质文化交流就不能理解东方的历史,更不能理解横亘西太平洋若干世纪的贸易圈与外交圈。^⑤

澳大利亚学者安东尼·瑞德曾经指出,中国的朝贡制度影响了东南亚各国,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在15世纪都愿意使用中文致信中国表示臣服。^⑥这说明中国在当时的国际地位与影响,任何其他国家是无法相比的。在东方历史上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即国家关系不一定平等,但通过大国主导一定的地区秩序各国之间维持了基本的和平与稳定。这一点与欧洲不同。经济与外交常常结合在一起,经济活动本身就是外交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东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人把1450—1680年称为“东南亚的贸易时代”。这个时期的马六甲、勃固、阿瑜陀耶、金边、会安(海埔)、北大年、文莱、巴赛、亚齐、万丹、扎巴拉、锦石和望加锡等已经成为重要的贸易城市^⑦,形成东方文明的重要区域,发挥了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马六甲一城有来自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商人,所讲语言不下八十种之多,商品应有尽有,反映出当时城市的兴盛与繁荣,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都会。东南亚市场与

印度洋市场以至欧洲市场保持密切联系,可以说在近代以前东南亚是世界重要的对外输出之源。有学者认为,在古罗马时代东南亚的香料通过欧亚大陆南部的海上输送到罗马,从经济而言欧亚大陆从古代就已经一体化了。^⑧这不仅是对传统观点的挑战,也是我们应当加以关注的事情。以横向发展来比较,东方社会无论在财富积累还是在社会发展的连续性方面都是高于欧洲的。中国是东方农业文明大国,除了粟(小米)、黍、小麦、高粱、大豆、水稻等是中国培育外,其他农作物玉米、烟草、甘薯、棉花、核桃、石榴、葡萄和苜蓿等都是从国外输入的,生活中的许多奢侈品如香料、象牙、宝石、珍珠等大部分也是从国外输入,它们潜移默化地融入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物质文化生活。^⑨中国与东南亚市场联系十分密切。

二、葡萄牙人东来及其对马六甲王国的占领

如果以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视角来看,公元1500年前后东西方世界的形势发生着一些改变,甚至有人认为这个改变从13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形成后来东西方国家发展差距的天然分野。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不过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欧洲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以后已经

① [美]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页。

② 参见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4页。

③ [日]边土名朝有著:《琉球的朝贡贸易》,校仓书房,1998年版,第43页。

④ 同③,第67页。

⑤ 陈奉林:“中华经济协作与西太平洋经济圈的构建”,《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1期,第94页。

⑥ [澳]安东尼·瑞德著,孙来臣、李塔娜、吴小安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2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56页。

⑦ 同⑥,第1页。

⑧ [日]桥寺知子、森部丰等编:《亚洲联结的东西世界》,关西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页。

⑨ 陈奉林:“从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两栖建设中寻求中国的发展”,《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5期,第60页。

慢慢苏醒,从16世纪开始出现了许多明显的迹象,西方的发展骤然加快,开始了对东方的最初冲击,世界历史的钟摆开始向西方一方倾斜。东西方社会发展态势各异,表明国际条件对一个国家的兴起与发展是何等的重要,任何一个国家发展都不能远离国际市场。

在近代早期冲击东方的几个国家中,葡萄牙是最早来到东方的国家。它的航海家、探险家和商人受到反穆斯林宗教狂热与东方遍地黄金传说的诱惑影响,积极开辟从欧洲到亚洲的航海贸易。葡萄牙人知道,通过陆路贸易从欧洲到亚洲的印度、南洋和中国,关山迢递,路途极为遥远,加上奥斯曼帝国对东西方过境贸易的长期垄断,无法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因此,开辟海上贸易通道成为当务之急。13世纪以来欧洲社会内部发生了技术的、宗教的和思想上的一些变化,使它们有条件率先参与到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与世界市场的建立当中,使社会内部积累起来的成果继续向前推进。即使今天,从人类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全球规模的大航海推动了价格革命、商业革命与东西方物种交流,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历史发展总是以社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为前提的,有人把它看作是全球化的先导。

1498年5月28日,航海家达·伽马率领舰队经过10个月的航行后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库特(今科泽科德),开辟了从欧洲到东方印度的航路,它的意义在于使东西方之间有了直接的接触,直接把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联结起来了。以达·伽马航行印度为嚆矢,在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的航路发现后的30年时间里,欧洲航向印度的船只达到320艘,船员合计达80000人,但是能够回到欧洲的人不过一成。^①可谓凶多吉少,九死一生。即使如此,欧洲人也没有停止对东方财富追求的脚步。葡萄牙人开辟到东方航路的目的,就是垄断香料贸易和传播宗教,建立商业殖民帝国。虽然陆上很早就已经有了东西方的交往,但费时费力巨大,从运费来说陆路运费是海路运费的二十倍左右甚至更多。自从开辟到印度的航路并站稳脚跟之

后,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行动扩大了。1510年占领果阿,此后一路向东,1511年占领东南亚的重要商业城市马六甲王国,葡萄牙人已经建立起自奥穆兹到马六甲的海军基地网帝国,控制一切海上贸易,勒索所有其他各国的过往船只。^②在葡萄牙人积极开辟大航海活动之前,中国明代的郑和已经率船队从南海越过印度洋,到达非洲东岸和阿拉伯半岛,对亚洲来说这是东方大航海时代的开始。^③在欧亚大陆的两端——远东和远西先后开辟大航海活动,东西方都有引领世界航海的先决条件,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欧洲却率先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占据了领先地位,由此获得奴役其他国家的巨大优势。美国学者杰克·戈德斯通在《为什么是欧洲?》中这样写道:“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贸易与武力侵略像是一对搭档,互相伴生发展。成功的侵略行为之后总是伴随着贸易的大发展,新的贸易通路被开辟出来,边境也归于平静。对于贸易行为而言,武力征服常常是必要的,通过武力侵略,可以迫使那些原本不情愿的君主同意向外商开放港口,或是获取一些珍贵的资源。”^④

葡萄牙人东来有着充分的思想与组织准备,国家力量参与到对外贸易的扩张当中,例如1508年葡王曼努埃尔在给迪亚哥·佩洛斯的一份敕令中,要其详细弄清马六甲的商人来自哪里,每年来航船只的数量,马六甲及其他地方有无商馆与武装,衣服的样式与体格的大小以及宗教情况等等。^⑤经过一番准备,1510年葡萄牙

① [日]宫本钦生:《从大航海时代到大交流时代》,东洋出版株式会社,2016年版,第57页。

② [印度]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著,张若达、冯金辛等译:《印度通史》(第3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775页。葡萄牙开辟的到达东方印度的航线大获成功,一次航海可获得六十倍的纯利,把东方的香料运到欧洲市场至少获利三四十倍。《宫崎市定全集》(第19卷),岩波书店,1992年版,第370页。

③ [日]福井宪彦:《近代欧洲的霸权》,讲谈社,2008年版,第29页。

④ [美]杰克·戈德斯通著,关永强译:《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64页。

⑤ [日]外山卯三郎著:《南蛮船贸易史》,大空社,1997年版,第81页。

人占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在此后的 50 年里,葡萄牙人占领了果阿周围地区,向北向南发展了势力。这是葡萄牙人经营印度与东方贸易之始。葡萄牙人在印度落脚后继续向东推进,以期实现建立贸易霸权计划。葡萄牙船队一般都配有火炮,目的在于自保和随时占领对它们有重要作用的军事商业要地,习惯于以武力保护进行交易。^① 它们受到西欧中世纪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对东方香料和金银等贵重物品强烈渴望的有力推动,来到东方以多种手段从事商业贸易与掠夺活动。在它们有了一定的力量之后,就开始建立一系列军事堡垒和商站,控制重要的贸易据点和交通咽喉,掠夺宝石、香料,向过往商船强征赋税。葡萄牙打击竞争者,“他们宣称胡椒贸易是他们的专利,不容他人染指,凡是在这广大海域航行的船只都得有他们发的通行证,否则他们一律有权登船或予以击沉。”^②

葡萄牙人来到东方后其力量是逐渐变强的,国家的力量参与到对外贸易与外交当中,支持商人的海外活动。1511 年 7 月,葡萄牙大船长兼印度总督阿丰索·德·奥布魁克率领 15 艘船和大约 1 600 名士兵占领了马六甲城,捣毁王宫,苏端马末率领家人被迫逃亡并最终客死他乡,从此马六甲沦于葡萄牙人的殖民统治。对此,《明史》有比较清晰而简洁的记载:“后佛郎机强,举兵夺其地,王苏端马末出奔。”^③《明史·佛郎机传》记载:“佛郎机,近满刺加。正德中,据满刺加地,逐其王。”^④葡萄牙人侵夺马六甲的目的,在于垄断东方贸易,控制海上霸权,排斥回教徒和宣传基督教。^⑤ 在当时,马六甲为东方商业中心,东西方过往船只会集于此,称得上是东方第一大港。丰富的天赋资源,早已成为西方人心中想象中的盛产黄金之地;他们对东方财富具有一种强烈渴望,加快东来的脚步。早在 1498 年 5 月,葡萄牙航海家已经率船到达印度及其周围地区。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葡萄牙人一路向东来到东南亚,完成了夺取马六甲王国贸易主导权的任务。在占领马六甲之后,葡萄牙人的力量急剧扩大,冲击传统的东方贸易体系,史称:“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⑥

马六甲王国的沦陷是东南亚殖民化进程的开端。马六甲是重要的港口城市,每年运往中国的主要商品有胡椒、丁香、肉豆蔻、木香、阿仙药、香料、象牙、锡、沉香木、樟脑、红珠、白檀、苏木等。^⑦ 它的丧失即意味着东方国家贸易主导权的丧失。欧洲人已经来到中国明朝的外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对中国的冲击,意味着将要和中国争夺东南亚的贸易主导权。在占领马六甲以后,葡萄牙人继而来到中国广东、福建与浙江沿海,试图建立立脚点。1535 年取得在澳门上岸居住权,从而使澳门成为侵略中国、扩大对东方贸易的战略据点。葡萄牙在取得澳门贸易垄断权后,将金、生丝、丝织品廉价输入到日本,通过银、小麦、漆器、船材贸易获得巨利。^⑧ 中国—葡萄牙—日本间的贸易互动,推动西太平洋贸易网向近代转变。西太平洋贸易网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两翼,以东南亚广阔市场为舞台而建立起来的世界重要经济区域。占领马六甲,控制马六甲海峡,意味着从根本上控制了东南亚市场,奠定了向半岛和群岛扩张的基础,向中国、日本扩张的起点。^⑨ 对于马六甲王国沦陷带来的一系列冲击,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此后欧美殖民者在东亚殖民活动的发展与扩大正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发展。

葡萄牙人大体上控制了自非洲莫桑比克经印度到中国澳门的广阔地区,实现了对海洋的支配与贸易垄断。欧洲人打通东西方贸易航路后,

① [日]藤川芳朗译:《好望角开辟的世界史——由葡萄牙开始的亚洲战略(1498—1620)》,中央公论社,2016 年版,第 66 页。

② [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著,黄中宪、吴莉苇译:《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 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 43 页。

③ 《明史·满刺加传》,中华书局,2007 年版。

④ 《明史·佛郎机传》,中华书局,2007 年版。

⑤ 张礼千著:《马六甲史》,商务印书馆,1941 年版,第 130 页。

⑥ 同④。

⑦ [葡]多默·皮列士著,何高济译:《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 99 页。

⑧ [日]外山卯三郎著:《南蛮船贸易史》,大空社,1997 年版,第 429 页。

⑨ 杨宏云著:《环苏门答腊岛的海洋贸易与华商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02 页。

东西方两个市场的联系更加有力频繁了,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急剧扩张当中。由于控制了印度洋航线,葡萄牙人对南洋的香料实行了贸易垄断,从而造成香料贸易的惊人利润。据估计,每年从马拉巴出口的胡椒至少有 2 500 000 磅,利润达 41 000 克鲁塞罗,如果将各种费用和损失扣除在外,葡萄牙人所获利润也有 152%。^① 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从 1500—1599 年,从里斯本出发来到印度洋的葡萄牙船只有 705 艘,到达东方的有 620 艘,从印度和马六甲出发的有 474 艘,回到里斯本的有 413 艘。^② 这些船只从事着从欧洲到印度,从印度到东南亚,从东南亚到欧洲的海上贸易。根据国外学者的一项统计,1518 年葡萄牙商船运回到里斯本的胡椒达 2 128 962 吨,肉桂 1 342 吨,丁香 5 584 吨,肉豆蔻 986 吨,没药 678 吨,漆 66 443 吨,白檀材 27 978 吨,桂皮 2 432 吨,乳香 2 589 吨。^③ 葡萄牙人垄断东西方贸易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这些产自东方的香料与其他商品被运往欧洲,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在葡萄牙人开辟了东方航路之后,西班牙人也在积极寻找到东方的航线。这个任务是由费迪南德·麦哲伦完成的。1521 年 3 月,麦哲伦率领环球远航船队经过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群岛。麦哲伦因殖民活动与当地发生冲突被打死后,他的同伴继续向西航行回到欧洲完成了环球航行任务。西班牙人开辟到东方的航路刺激了对东方的扩张欲望,1542 年西班牙把所征服的土地命名为菲律宾,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一直持续到 1898 年美西战争结束。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不仅胡椒等香料和宝石被输入到欧洲市场,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印度的棉织品也输入欧洲并受到很高的评价。^④ 欧洲人推动的大航海活动开启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也把世界历史带到一个新的阶段。欧洲人之所以得风气之先,除了思想观念和制度发生变革外,造船技术的重大进步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14 世纪威尼斯商船吨位通常为 100 吨,到 16 世纪中叶有的

吨位达到 600~700 吨;葡萄牙船只的平均吨位在 1450—1550 年至少翻了一番。^⑤ 与东方国家相比,西方商船在远洋运输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葡萄牙殖民者占领马六甲长达 129 年。据《马六甲史》记载,葡萄牙统治期间“惟终以垄断之心太切,施政之方不良,致土人揭旗反抗,前仆后继,岁无宁日。”^⑥ 葡萄牙殖民者在马六甲的殖民统治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它以军事征服为手段,以经济掠夺为目的,无进步性可言,没做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土地政策落后,恶劣异常,把征服的土地分配给葡萄牙人,不订立任何契约,不加任何开垦限制。^⑦ 对外贸易的情况也极为糟糕,落后的管理,繁重的关税,使一些打算入港贸易的外国商船望而生畏,不得转赴他港,引起邻近国家的不满,马六甲“其港务衰落,贸易不振,即因关政积弊所致也”。^⑧ 葡萄牙对外殖民毕竟还处于近代早期,征服的手段也相当简单和原始,残留着中世纪后期某些野蛮落后的特征,故而留下的消极东西过多。近代早期的殖民征服与资本主义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征服多少是有些不同的。马六甲亡国后的命运曲折坎坷,在饱受葡萄牙一个多世纪的统治后,马六甲又遭受荷兰与英国的奴役。

① 林承节主编:《殖民主义史(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2 页。

② [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许宪春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54 页。

③ [日]藤川芳朗译:《好望角开辟的世界史——由葡萄牙开始的亚洲战略(1498—1620)》,中央公论社,2016 年版,第 183 页。

④ [日]福井宪彦著:《近代欧洲的霸权》,讲谈社,2008 年版,第 40 页。

⑤ 李伯重著:《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年版,第 49 页。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可知,被运往西方的香料急剧地增长,17 世纪 70 年代每年高达 6 000 吨,为 40 年前的 2 倍。参见[澳]安东尼·瑞德著,孙来臣、李塔娜、吴小安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第 23—24 页。

⑥ 张礼千著:《马六甲史》,商务印书馆,1941 年版,第 145 页。

⑦ 同⑥,第 184 页。

⑧ 同⑥,第 185 页。

三、马六甲沦陷对东方历史 进程的影响

1511 年马六甲王国沦陷,是东方外交史上的大事,影响重大,完全有条件视其为东方近代外交的开端。我们把马六甲沦陷视为东方近代外交史的开端,是把它与 16 世纪世界发展大势联系起来加以整体考察的,而不是孤立地看待这一问题。因为自此以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取向判然有别,道路迥异,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指出的:“1500 年以前,是世界冲击欧洲;1500 年以后,是欧洲冲击世界。”^①以当时的观点来看,明朝仍在天朝体制的躯壳中傲然自得,尚未感受到西方力量的冲击。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已经悄然来到中国的边陲,揭开了西方殖民主义将长期冲击东方的序幕。随后欧洲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又联翩而至,到 19 世纪末整个东南亚除了泰国外,其他国家无一例外地沦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完全从属于西方。西方人来到中国的外围进而窥视进入中国,这个过程是一步一步地完成的,除了几场大的战争外,其余活动都是通过非暴力的制度的罅隙来实现的。

对于与明朝有藩属关系的马六甲王国被葡萄牙人占领,明朝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明朝外围受到西方殖民力量冲击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当时没有哪一个人认识到这一冲击会给以后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在马六甲王国遭到葡萄牙人入侵时正值中国明朝正德皇帝朱厚照时期(1506—1521 年)。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正德时期明朝已经进入了帝国的中后期,对外政策日趋保守内敛,已经没有了明成祖时期积极的进取精神,内部的矛盾,北方民族的威胁,反应能力的麻木,使它不得不把主要力量放在应对国内的党争、内忧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等诸多问题上,无法对帝国外围受到的冲击作出主动而准确的反应,更不要说出兵支援。根据《明实录》中的史料可知,马六

甲王国被占领后曾遣使明朝请求援助,但明朝官员以正与北方鞑靼人作战而加以拒绝,没有起到大国的作用。从郑和远航结束到 1511 年马六甲沦陷不到 80 年时间,恰恰在这 80 年时间里中国的海军力量急剧下降,很难再支撑一个庞大的帝国。从海军力量而言,明朝已经没有力量援助马六甲王国不受西方殖民者侵略,在东南亚伸张帝国的力量,维护和平,实现对帝国外围的有效控制,不使周边国家及其外来者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有学者指出:“亚洲尽管有长达数世纪的航海传统和高度发达的造船技术,但是由于特殊的社会构造、特殊的国家和交易构造,1500 年前后并不存在能够航行海外的武装船舶。”^②此种情形,实在令人痛惜。

16 世纪末,荷兰人来到印度尼西亚从事殖民与商业活动。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由政府支持与葡萄牙和西班牙展开竞争,17 世纪末荷兰人完成了对印度尼西亚的征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目的,就是通过与亚洲各国贸易获利,其输入到欧洲市场的商品包括胡椒、香料、丝织品、砂糖、咖啡和茶叶。英国、法国和美国也相继加入对东南亚的殖民扩张活动当中,到 19 世纪末东南亚诸国除泰国外几乎都沦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基本情况是:荷兰占领印度尼西亚,英国占领缅甸、马来亚、新加坡和文莱,法国占领越南、老挝、柬埔寨,美国占领菲律宾,欧美国家几乎垄断了所有东南亚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完成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征服与殖民化进程。在葡萄牙人征服马六甲王国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殖民征服与反征服已经成为东南亚近代史的基本主线,开始了东西方文明在东南亚冲突与融合过程。随着东西方通商的不扩大加深,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不断掌握强有力的武器和大型远洋舰船,相比之下,清朝政

①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世界史便览》,三联书店,1983 年版,第 295 页。

② [日]藤川芳朗译:《好望角开辟的世界史——由葡萄牙开始的亚洲战略(1498—1620)》,中央公论社,2016 年版,第 65 页。

府却缺少对海外华人有力支持和诱导手段。^①如果从更为广阔的时空视角来看,由此开启的殖民化进程成为后来西方列强对东方诸国蚕食鲸吞的序幕。

东亚地区受到西方冲击相对较晚。1816年,英国海军军舰来到中国广东,8月达到黄海,随后到达朝鲜西海岸,9月16日到达琉球的那霸。对于英国来说,它对东亚国家还相当陌生,朝鲜王国和琉球诸岛在欧洲几乎不被人所知晓。^②西方与东亚很早就发生了联系,建立了多层次、多渠道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直到19世纪40年代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冲击。英国以其区区四千英军即打开中国国门,占领定海,封锁长江口和珠江,迫使中国割地赔款。随后其他西方国家竞相效尤,参与到分割中国市场的行列当中。此后中国国门洞开,在胁迫与屈辱当中与西方“接轨”,接受了西方国家制定的贸易规则。“西方国家建立的贸易世界带有很大的不平等性与暴力性质,包括独占贸易市场,剥夺他国商人从事贸易的机会,以及将殖民地强制纳入欧洲贸易体系。西方国家建立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的过程,就是国家间相互征服与剥夺的过程。”^③19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在美国“黑船”的压力下结束了锁国时代,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长期处于东亚角落里的朝鲜也在19世纪70年代对外敞开国门,被编入近代殖民主义体系。从16世纪以来西方对东方的冲击已经形成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不管愿意不愿意与喜欢不喜欢,所有国家都要加入到这个急剧扩张的世界大潮中来。

历史上的诸多教训应该牢牢记取,防止恶化周边环境的事件再次发生。经过500年之后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情况就能更为清晰地看到,东南亚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是何等的重要:这里不仅聚集了当时三分之二以上的朝贡贸易国,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区域,更是建立海上强国和扩大东南亚安全体系的战略缓冲地带,地缘优势十分突出。就整个东南亚地区而言,这里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价值极高,也是历史上西太平洋贸易网的核心区域,战略

意义重大。尤其是备受关注的马六甲海峡,是我国进入印度洋的重要通道,直接攸关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由于东南亚地位特殊,关系到中国下腹部的安全,来不得半点疏忽和大意。历史上的大国都是时刻关注周边安全的,没有周边的安全就不会有国家的安全,更不会有国家的长治久安。前贤有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上个世纪40年代,已经有人发出强烈呼吁:

“南洋者,与吾中国实不可分离之地域也!吾中国人若不欲从事经济建设则已,如欲从事经济建设,则可以协助我经济建设之成功者为南洋。吾国若不求工业化则已,如欲求工业化,则原料之取给与产品之推销,更非南洋莫属。千余年来,吾炎黄子孙披荆斩棘,栉风沐雨,战胜瘴疠,征服蛮荒,苦心孤诣,艰苦卓绝,造成在南洋今日之地位,不幸因国势不振,内乱频仍,吾国政府以至人民,但觉取之于南洋华侨者多,施之于南洋华侨者少,而南洋侨胞并不因祖国无助于彼而减低其葵倾祖国之忧,助我革命,赈我灾荒,抗战期中,更不惜牺牲大量捐输。故南洋者,就其资源而言,可助我国之经济建设;就其市场言,可供我工业品之海外推销;就其华侨而言,更为我在国外争取外汇,开拓市场之好国民。”^④

四、结论与思考

马六甲王国沦陷所带来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只有从长时段的历史来观察,才会看到它对东方外交史发展进程的影响,过于琐碎的、微观的研究是看不清东方社会历史进程中发生的

① [日]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编:《近世世界的成熟》,吉川弘文馆,2010年版,第60页。

② [英]巴兹尔·霍尔著,春名彻译:《朝鲜·琉球航海记》,岩波书店,2016年版,第298页。

③ 骆昭东著:《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全球经济视角下的明清外贸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1页。

④ [日]高事恒著:《南洋论》,南洋经济研究所出版,1948年版,第1页。

重大变迁的。我们强调大历史观和整体意识的研究方法。把马六甲王国沦陷与东方近代历史联系起来加以整体考察,有助于我们看清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阶段特征、发展道路与各自所处的时空地位,以及后来各自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历史根源。16世纪对于东西方来说,都是重大的历史契机,都有启动和发展自己的历史条件,但遗憾的是东方国家在西方的冲击与自身诸多条件的制约下普遍落伍,甚至成为西方国家侵略奴役的对象。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涉及政治体制、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结构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等问题,不是单一的因素可以解释的。

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特别值得注意。我们回顾历史,是想收到温故而知新之效,深化对当前周边环境安全重要性的认识。观察今天的周边环境安全必须从重新认识过去的历史开始,吸取历史教训。把马六甲王国沦陷作为东方近代外交史的开端,符合16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进程发展的大趋势,符合东方国家被整合到世界近代历史进程的这一总体特征,更符合东方国家外交向近代转变和近代西方文明急剧扩张的历史进程。葡萄牙人征服马六甲王国后,欧洲人纷纷东来,联翩而至,从事商业贸易掠夺与竞争,控制交通线,使东方的财富源源流向西方,冲击东方传统的国际秩序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成的土壤,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东西方文明交流与冲突的复杂过程。中国明朝对欧洲人的东来以及马六甲沦陷即将带来的影响认识不足,其实他们还是站在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念上看待世界形势推移变化的,并没有人看清这是西方挑战的开端;东南亚在整个东方世界所占位置极为重要,构成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组成部分,在近代以前一直是东方重要的对外输出之源,与印度洋贸易网和地中海贸易网遥相呼应。葡萄牙人已经进入到西太平洋贸易网当中,成为东方传统国际秩序的最初挑战者,东西方的角色、地位逐渐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对于马六甲沦陷之于东方历史进程的影

响,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了认真的探讨,都注意到了它的特别重要性,留下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断,如英国著名东南亚史学者霍尔在《东南亚史》一书中认为:“亚洲感觉到欧洲人统治的威胁是从1511年开始的”。^①寥寥数语,表现出作者深刻的洞察力。作为西方学者,他已经看到这次冲击的严重性质,触及到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实质,对于我们思考认识这段历史极有启发性。

尽管东西方学者在亚洲历史观上有着不同看法,但是对于马六甲王国沦陷之于东方历史进程影响意义的看法却有着高度的一致,表现出历史学者的冷静与自觉。确实,马六甲地位不同于一般国家,位置特殊,是连接印度洋、爪哇海和南海的东南亚最大贸易港口,通过与明朝的朝贡贸易与华人海商的走私贸易,中国的丝绸、陶瓷器等商品输入到马六甲,各种南海产品得以输出。

我国学者指出:“葡萄牙人对马六甲的占领后果严重,不仅彻底切断了中国与印度洋沿岸诸国的传统联系,而且还操控了欧洲市场上丝绸、瓷器和香料等东方物产的定价权。”^②也有学者从政治与外交的角度看待它的影响的,指出:“满刺加的沦陷,意味着西方在与东方的角力中占了上风。葡人据居澳门,象征着西方在东方建立了侵略渗透的桥头堡,预示了中国不久要将世界的政治经济中心让位于西方。西方势力的冲击与随之而来的西方学术思想的传播,对中国历史造成了深远影响。”^③也有人指出,葡萄牙人征服马六甲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本身具有多重意义,表明随着西方商人的到来,仗剑经商与华夷秩序之间的冲突将不可避免。^④这些议

① [英]D·G·E·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22页。

② 林梅村著:《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81页。

③ 金国平、吴志良:“1511年满刺加沦陷对中华帝国的冲击——兼论中国近代史的起始”,载金国平、吴志良:《镜海飘渺》,澳门成人教育学会出版,2001年版,第32页。

④ 骆昭东著:《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全球经济视角下的明清外贸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0页。

论都是针对马六甲沦陷在东方世界的影响而发的,带有明显的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意味。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视16世纪为东方近代外交

史开端是有其充分根据的。

编辑 邓文科

On the Impact of the Malacca Sultanate's Annihil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Oriental Diplomatic History

CHEN Fenglin¹

(1.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Blessed with remarkable geo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developed commerce, the Malacca Sultanate, connecting both Western and Eastern civilizations, w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ancient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which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interaction and fusion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mong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Malacca Sultanate shared intimat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foreign relations with the Ming Dynasty. Overseas Chinese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lacca. However, from the 16th century on, the Malacca Sultanate has been gradually annihilated by the Portugal colonist.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expansion system of sea commerce built by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tribute system of trade established by the Chinese Empire, inevitably emerged, and the two systems had made different influences in the oriental countr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diplomatic history,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Malacca Sultanate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Oriental diplomatic history.

Key words: Oriental diplomatic history; modern history; Malacca; annihilation